



春满军营

散文集

春 满 军 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〇三二部队政治部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春 满 军 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〇三二部队政治部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泰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字数161,000

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10093·176 定价：0.37元

目 录

战旗如火.....	刘玉良 (1)
“长征”路上.....	张洪舜 (9)
迎着朝阳.....	张烈英 (16)
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	王东胜 (21)
挂华主席像的那一天..... 李铁民	杨春山 (29)
战斗的琴声.....	郭福生 (34)
明珠岛战歌.....	支绍曾 (42)
大庆的哨兵.....	孙长权 (54)
金色的种子.....	殷国平 (64)
急流飞排.....	张柏林 (73)
绚丽的火焱..... 朱如华	王东胜 (80)
镇熊岭.....	曹云山 (89)
寄自利刃锋的报告.....	陈德忠 (97)
云岭枫红.....	朱如华 (104)
基 石.....	王怀志 (111)
翠柏青青.....	刘玉良 (116)
春光曲.....	支绍曾 (124)
油海深情.....	孙长权 (131)
奔腾的洪流.....	张洪舜 (139)
火红的赤芍花.....	宗水龙 (146)
后 记	



战 旗 如 火

刘 玉 良

啊——

如火的战旗，
胜利的战旗，
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诞生，
您是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红，
我们对您无比热爱，
我们永远把您高举。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奋勇向前冲！
向前冲！

四十年了，这首雄浑壮丽的《战旗歌》一直在我的胸中激荡回响，这面庄严肃穆的战旗一直在我心头猎猎飘扬。

如今，我又从师部回到老连队下连当兵，和年轻战友们一起站在连队的这面战旗下，重唱《战旗歌》，我感情的潮水啊，好似巨浪拍天的的大海，汹涌澎湃，起伏翻腾！……

战旗呀！绣着金星的战旗，弹痕累累的战旗，血迹斑斑的战旗！我知道您为什么那样鲜红耀眼，是因为您闪耀着毛主席建军思想的灿烂光辉，象征着远大的革命理想，浸染着烈士们的鲜血，记载着我们胜利的征程！

手哇，不要抖得这样厉害，别抹了金星上当年井冈山军民的手迹！

喉咙啊，要轻点抽咽，别震掉了战旗上战火的烟尘！

泪水呀，不要涌得这样急，别浸湿了烈士们的血迹！

我眼望着战旗，心潮澎湃，百感交集，眼前是烈火，是电闪，是硝烟，是战友们冲锋陷阵的身影；耳旁是海啸，是惊雷，是万炮轰鸣，是战友们冲向敌人殊死拚杀的呼号……火红的战旗呀，您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我和您有着血肉相连的情谊……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刚满十五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为给被伪保长催官税而逼死的父亲报仇，含恨寻机砍了伪保长的老婆和小儿子，点着他家的房子。在一片大火腾空，人呼狗吠，棒舞枪鸣的慌乱之中，我匆忙地逃进了家乡附近的洪泽湖。三天里，我拚命地在湖水中涉游，在芦苇间奔波，因为饿和累昏倒在一片茫无人迹的芦苇丛中了。在一个湖面潋滟，微波荡漾的早晨我醒过来，这时我正躺在一位身穿灰色制服，臂戴“新四军”袖章的老同志怀里。他正一手抱着我的头，一手拿着汤匙往我嘴里喂稀粥呢。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我们的老连长于永生。老连长见我醒来了，他那紧蹙的眉头舒展开了，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围在旁边的

一

人也都瞅着我宽慰地笑了。我当时却发了懵：这是一些什么人呢？……抱着我的老连长好象明白了我的心思，伸手指着插在身旁飘荡在芦苇丛中的红旗给我看。这是一面多么耀眼的红旗呀！我有生以来只见过国民党军队挑着出丧似的蓝色锯齿狼牙旗，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却从未见过这样鲜红耀眼的旗；我有生以来只知道天下兵匪都象黑煞神，见着穷人都是横眉瞪眼，耀武扬威，却从没见过眼前这样和气可亲的兵，待人这样知疾知痛的兵。同志们告诉我：“这是一面不甘心做奴隶的穷人们战斗的旗帜，我们是工农老百姓的队伍，是专打日本鬼、国民党、地主恶霸，解救受苦人的……”我一下扑倒在战旗下，脸贴着迎风摆动的旗角，仿佛是母亲的温唇在吻着我的脸，擦着我的泪。战旗呀！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穷孩子是在您身下又从垂死中获得新生的呀！我要投入到您的身下，跟着这些穷苦弟兄去找地主老财、伪官保长们算帐报仇。从此，我便和这面战旗结下了缘。

—

当我战斗、生活在战旗下，党的培养教育，战友的关怀帮助，战火的熏陶冶炼，烈士的流血牺牲，时刻在哺育着我，激励着我，不断深化着我对战旗的认识，不断加深着我对战旗的感情。特别是老连长发给我枪时，在战旗下给我讲的那番话，象久旱逢春雨，滴滴入心田……

—

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欢快的小鸟在披着金辉的绿色枝头“啾啾”地叫个不停。老连长把我叫到他身边，发给了我一支从鬼子手里缴来的“三八”枪。枪！我朝思暮想的枪！我拿在手里上下仔细地看，心里象灌了一罐蜜。老连长深情地望着我，沉思了一会儿，把我领到插在山头的战旗下。指着

战旗问我：“这面战旗意味着什么？”我随口说：“这是咱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战斗旗帜啊。”老连长轻轻地摇摇头：“说得还不够全面哪，这是一面不寻常的旗呀！”他双手抚摸着战旗，给我讲了战旗的来历：

“我们的这面战旗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培育下，从井冈山打起来的。当时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的红旗插上井冈山，卷起了四方农奴的铁戟，各路队伍纷纷涌向井冈山，红军的队伍天天在扩大。我们连就是在那时组建起来的，这面战旗也就是在那时诞生的。红军为人民战斗，人民拥戴红军，热爱革命的战旗。一次我们连开到山外的一个村庄里，帮助乡亲们赶走了白匪，惩处了恶霸，几位老妈妈连夜飞针走线在我们这面战旗上绣上了这颗金星……这面战旗凝结着毛主席的心血，闪耀着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光辉，寄托着人民美好的希望，是照耀着我们革命战士前进的战斗火炬呀……”

我细细地品味着老连长的话，联想起老连长和老指导员以往给我讲的那些革命道理，啊，我懂了：党和毛主席才是我的母亲，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去闹翻身，求解放。这时，我觉得战旗更火红了，我心里充满了对她无限的爱。从那以后，我每看到她在迎风招展时，总觉得她象一团火在熠熠跳跃，顿时热血沸腾，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爱这如火的战旗，而我的老连长和战友们比我爱得更深切。我常常看到老连长每在行军走到树林时，遇到暴风雨时，就把战旗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我常常看到老连长和战友们，在阵地上，哪怕冒着敌人的炮火，也要冲上去，把战旗插

稳、扶正……就是在他们生命垂危时，还念念不忘这面战旗。

一九四二年的深秋。一次我们连在鲁南山区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战略转移。经过一天的鏖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战斗中老连长的头部负了重伤，同志们眼含着热泪围在他的身旁，轻声地呼唤着。老连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当他一醒来就吃力地伸出颤抖的手，示意让同志们把战旗拿过来。他抓住战旗，紧紧地搂在怀里，贴在脸上，泪水从眼角簌簌地落下来：“同志们哪，我虽不能和你们共同战斗下去了，但这面战旗一定要扛下去……”老连长就这样牺牲了。老连长脸上的泪水和头上伤口浸出来的鲜血，洒染了战旗……

我死难的战友们哪，为啥对战旗爱得这样深？就是因为他们喜爱战旗象征的革命远大理想，珍惜战旗闪耀着真理的灿烂光辉。为让这战旗插遍祖国的山顶和城头，他们高举着战旗迎着枪林弹雨冲向敌人的碉堡，冒着硝烟烈火登上敌人盘踞的城头！一个人倒下，又一个人接过战旗继续冲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们在攻克日寇占据的苏北的一个城镇的战斗中，老排长陈虎英一马当先，带领五名战友，迎着敌人密集的子弹，一口气连端了五个敌碉堡。他肠子被打出来了，塞巴塞巴还坚持战斗，最后牺牲在城头碉堡下。老班长袁刃锋带领三名战友，从地上拾起战旗又接着上，他腿被打断了，就往前爬，终于炸毁了敌城头堡。后面的战友们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把战旗插上了城头……无数的战友为夺取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把热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用鲜血染红了这面久经战场的战旗。血染战旗旗更红。血红的战旗呀，照着我和战友们的征程，壮着我和战友们的肝胆。我和活着

的战友们在战旗下曾一次次地宣誓：要象牺牲的战友那样爱战旗，举战旗，为实现战旗象征的远大革命理想而斗争！几十年来，我跟随着前仆后继的战友们高举着这面战旗，转战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打倒了一面面鬼子的膏药旗；参加了淮海和渡江战役，攻克了一座座城池，拔下了一面面蒋匪军的蓝色锯齿狼牙旗；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杀得一群群美李军丢魂丧胆，卷起一面面星条旗狼狈逃窜。我的新一代战友们，又高举这面战旗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翻了苏修的一辆辆乌龟壳，吓得他们拖着一面面破旗往回溜……

啊！如火的战旗，您是光辉的旗，胜利的旗！战旗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映照我们革命战士的心胸，驱除黑暗扫阴霾；战旗浸沾着烈士的鲜血，激发我们革命战士的壮志豪气，威慑一切敌人；战旗记载着胜利的征程，鼓舞着我们革命战士不停顿地前进，向敌人发起新的冲锋，争取新的胜利！战旗和我们革命战士同命运！这怎么能不使我们革命战士对战旗倾心地爱，无限地崇敬呢！可战旗和一切阶级敌人则是势不两立的！又怎么能不使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对战旗不无比恐惧和刻骨地恨！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的黑暗统治，在战争年代曾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革命战旗的叫骂；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这些坏蛋，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曾多次刮阴风，放暗箭，对革命战旗攻击诬蔑下毒手。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林彪就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妄图让我们放下刚刚打起的战旗；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又胡诌，中国国情不适宜搞无产阶级革命，让我们解除人民武装，向国民党交枪交权，丢掉革命的战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火红的战旗驱散了这些乌云，卷走了这些阴风，激励着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心，在斗争中革命的队伍不断成长壮大……

“四人帮”这伙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复辟狂，早就把人民军队看作是他们的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革命的战旗恨得要命，掀起了层层反军乱军的恶浪。特别是在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和逝世期间，这窝毒蛇倾巢出动，更加疯狂地向党和人民军队扑过来……

一天，晴空飘来了乌云，平地刮起了妖风。“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打着“送材料”的幌子，窜到我们部队来。当他看到我的老连队里的新一代战友们在战旗下搞传统教育时，气得发了疯，恶狠狠地满口喷毒汁：“搞这样的教育是给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这样的旗帜不能再挂了，要收起来。要多摆摆我们首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劳……”那时啊，战旗在颤颤地抖，好象在无比地愤怒；战友们的心在腾腾地跳，好象烈火在燃烧。战友们再也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手指着战旗斥问那个家伙：“井冈山的光辉谁敢抹？烈士的功勋谁敢否？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有什么错？”抖动的战旗象要化成利剑刺穿这些毒蛇的心肝，战友们胸膛燃烧的怒火象要合成冲天的大火烧掉这些吃人的魔鬼！一场浴血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

正当斗争处在最危急的关头，一声惊雷震长空！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

复辟阴谋，把这些害人虫来了个全窝端，驱散了乌云，祖国的大地一片光明……

火红的战旗迎风抖哇，我和战友们热泪流，是英明的领袖华主席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使我们的战旗呀，又重新沐浴了红太阳的光辉！

我们站在猎猎的战旗下庄严宣誓：要坚决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革命的战旗，团结战斗，乘胜进击，不断争取更大的胜利……战友们奋勇地投入了批判“四人帮”的战斗，簇拥在战旗下，对着万恶的“四人帮”打了一个冲锋又一个冲锋……

今天，回顾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看着这火红的战旗，迎着明媚绚烂的阳光，我感到她显得越发光闪闪，红彤彤，绚丽耀眼，映人心胸。我心中不由地又荡起了新填的《战旗歌》的歌词：

啊——

火红的战旗，
血染的战旗，
您是毛主席亲手树立和培育，
您是华主席带头捍卫和高举，
我们要紧跟华主席，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进行到底！
进行到底！



“长 征” 路 上

张 洪 舜

深秋时节，那一望无边的枫树林把满山遍野都染红了。我急行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仿佛在红色的海洋里遨游。上星期，我因患阑尾炎住进医院，昨天回到营区，不料，连队的同志们野营拉练进山了，我这个当司务长的怎么能不心急如火地追赶呢！

跨过一座石拱桥，我又爬上了一个岗坡。突然，在山那边响起了震天的歌声，清晰地冲击着我的耳鼓：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
继续革命进行新的“长征”！

.....

随着歌声，一杆火红的战旗，忽啦啦出现了，我迎上去一看，原来正是我们连的同志们在急行猛进！

在前面举旗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他，紫铜色的

面庞，一对深邃如明星的大眼睛，整个身躯好像是钢打铁铸的。这不是经常到我们连蹲点的军后勤部长金锋同志吗！我惊喜地喊道：“金部长！”

金部长使劲儿把旗一挥，仔细看了我一眼：“哈哈，小杨，你回来啦，是从医院开的小差吧？”

“不，”我分辩说，“我的病全好啦！”

“那好哇！”金部长笑了笑，“快入列吧。”

“是！”于是，我大步跨入了这支正在行进着的队伍。

边走，指导员边告诉我，当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消息传来以后，金部长激动得彻夜不眠，一下子好象年轻了二十岁。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他带领部队搞了这次名为“长征”的野营拉练。几天来，他爬山涉水，始终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今天是搞二百里昼夜奔袭，同志们考虑老部长年老体弱，过去在战场曾多次负过重伤，让他坐车走，可他却百般不肯，而且还抢在队前当了旗手。

我望了一眼老部长，只见他高举红旗，挺胸阔步，走得是那样起劲儿，要不见他那两鬓斑白的头发，谁会相信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首长呢！

中午，部队来到红星村休息，老部长刚放下背包，就来到了炊事班。同志们大概看出了他的来意，有的忙着淘米，有的抢着切菜，还有的守住了灶坑，都笑着向他示意：“岗位都站满了。”老部长一看插不上手，调转身出去了。同志们看部长出去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炊事班长对我说：“每到一

地，老部长准来帮厨；今天行军这样累，可不能让他忙活了。”谁知，班长的话音刚落，只听门外扁担“吱呀，吱呀”地叫，老部长挑着满满的一担水进来了。

“嘿！”班长拍了一下大腿说，“老部长，对您可真是没法子啊！”

“什么有法子没法子，我干点活儿，运动运动筋骨有什么不好？”老部长深沉地说，“你没听群众说，‘扁担一上肩，官气飞上天’，如果整天都靠别人照顾，资产阶级思想的恶魔不缠住你才怪哩！”

不知是因为老部长的行动感染了大家，还是他的话语说服了大家，屋子里一张张面孔都现出了激动的神色。淘米的同志，用那“哗，哗”的流水声唱着歌；切菜的同志，用那“梆，梆”的菜刀响在伴奏；而烧火的同志，不断地挑动灶膛，使那红艳艳的火苗跳起舞来。热腾腾的伙房，不到一个小时，就充满了饭菜的扑鼻香气。

到了开饭的时候，可老部长又走了，他一会儿到这个班，问饭菜可不可口；一会儿又到那一个班，打听够不够吃，一顿饭的工夫，他整整转了一大圈儿。等他回来时，便不声不响地从盆里掏了一碗冷饭，泡着汤吃了起来。班长从热锅里拿出特意给他留的饭菜，说：“来，吃这个吧！您是首长，又那么大年纪……”

“哈，哈，哈！别忘了长征路上……”

休息了一会儿，长长的队伍又上路了。走着走着，先是飕飕地刮起了冷风，紧接着天空中又飘来了几块浓云。我们行军纵队是顶风前进，又是上坡，路越来越难走了。老部长

那么大的年纪，和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能吃得消吗？我不免有些担心。

“金——部——长！”一声喊叫从后面传过来，团通讯班战士骑着一匹青鬃马直奔队前，到了部长身边，小伙子一翻身从鞍桥上跳下来：“首长，我们团长让我给您送一匹马来！”

我看看小通讯员的机灵劲儿，打心眼儿往外高兴。老部长正在吃力地步行，这马送得是多么及时啊。我也劝道：“部长，您就骑一段吧。”

“对，快上马吧！”指导员也催促道。

“不，我不需要这个！”老部长连连摆手，说着又要往前走。

小通讯员见势不妙，一个箭步蹿过去，拉住老部长死死不放：“首长，这马一定得留下，您不留下我就不走了！”

老部长见不收下实在脱不了身，便用手点了一下小通讯员的额头：“这小鬼，好吧，马就留在这儿，前面就要爬山了，就把它放在炊事班驮炊具吧！”说罢，挣脱了通讯员的手，大步跨进了前进的行列。

“这，这！”大家只好望着老部长前进的身影，迈开大步紧紧跟了上去。

北方深秋的天气，本来就凉意袭人，加上刮起了风，显得更加寒冷了。我们爬到白云山的半山腰的时候，天又下起了雨，一会儿，雨点又变成了雪花。刚被雨水淋湿了的衣服，被冷风一吹，冻得梆梆硬；上山的路一蹶一滑，如同上冰山雪岭。

“好家伙，老天爷怕咱们爬山太热，专门为咱们扇风洒

雪。”老部长风趣地说，“趁这个好条件，大家要加把劲儿啊！”

“对！”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一个个斗志昂扬，紧紧跟上了老部长。

我们爬山爬得正起劲儿，忽然，远处隐隐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霎时间，一辆北京牌越野车，照直开了过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师部的小车，司机小刘打开车门：“金部长，我们师政委让您坐车走，请上车吧！”

“怎么？”老部长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会儿送马，一会儿来车，欺我年老不顶用啊！告诉政委，我如果真需要，不用你来，我自己就说话了。可现在，我们是按实战要求野营行军，如果我离开了连队，怎么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呢！”

我抬头看看天空，风雪越来越猛烈了，就说：“部长同志，这样的坏天气，您就坐一段车歇歇脚吧！”

“歇脚？”老部长听了“歇脚”二字，显出了惊愕的神情，“小杨，你要知道，咱们这是在‘长征’路上啊，长征，就永远不能歇脚哇！”

金部长说到这里，语气十分激动：“今天爬山，又使我想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斗争岁月！”

正在这时，休息哨音响了，战士们都围拢上来，老部长席地而坐，深情地给大家讲起了长征的故事：

“……那是在爬雪山的当儿，我们每天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战胜狂暴的风雪，同志们都手挽手，拧成一根